

神在中國的手(作者不詳)

目錄：

- 01 解放前中國教會的大復興
- 02 中國教會為什麼會被拆毀？
- 03 中國教會為什麼會被拆毀？(續)
- 04 王明道的剛強與軟弱
- 05 別再高舉神的僕人
- 06 拆毀的手與揀選的手
- 07 中國教會的前途在眾聖徒的禱告裡
- 08 中國教會將有大復興
- 09 後記：寶座惟獨屬神

解放前中國教會的大復興——神在中國的手之一

(編者按：此稿據一錄音文件整理出來，無從考證裡面提到的一些人的準確名字，故有些只按發音打出。另外因為時間匆忙，沒有很好校對，錯誤在所難免，敬請原諒！)

解放前的大復興

問：首先我們希望瞭解 1949 年前後整個中國教會的情況。教會中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後來為什麼神容許我們的教會，如一些弟兄姊妹所說的——被神自己拆毀？拆毀到沒有一塊石頭落在另一塊石頭上？舊約裡面以色列人曾經有背擄的經歷，相信我們的教會在那一段時期也處於背擄的境地，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被擄？

老弟兄答：弟兄問的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雖然恩典時代和律法時代不同，但是我們的神做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在律法時代也有恩典，在恩典時代更是恩典。

當時中國教會有幾種情形，一種是屬地、屬世的教會，我們在這裡不涉及。

在 20 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代，中國教會有一個大的復興，如宋尚傑博士就是當時被神興起的一個僕人，他一共為主工作了差不多 15 年，在中國教會裡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神也興起賈玉銘老牧師，他在神

學方面服侍主多年，今天好多活躍在國內外教會牧場上的重要神的僕人，都是賈玉銘牧師培養起來的，如滕近輝、陳終道等。

還有幾位以倪柝聲弟兄為主，在何受恩教士的帶領之下，以上海為重點，人們稱他們為小群，他們自己也稱自己為小群。小群即聚會處對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現在他們對國內教會影響不是很大，在國外，據我所知，在加拿大、北美、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影響比較大，國內只在浙江一帶影響比較大。

在北方最重要的，就是敬奠瀛弟兄，他建立了耶穌家庭，山東馬莊是他們的根據地，聖靈在那個階段帶領他們，採取討飯傳福音的方式，不帶錢袋，不穿兩件衣服，完全是照著主耶穌兩個、兩個地差遣門徒去傳福音的方式去做。他們餓了就去要飯，吃飽了就繼續傳，所以當時這個教會傳了很多。

在北京就是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不僅影響了北京，影響的乃是整個中國。

到了40年代，神又興起了一批弟兄姊妹。在山東濰坊，耶穌家庭這一支，興起來的是西北靈工團，他們就徒步走到了烏魯木齊、喀什都是徒步的，從喀什到的阿克蘇，就是坐了解放軍的卡車。還有一批就是內地會在甘肅蘭州興起的西北佈道團，他們看准的是從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這條路線。神也真是與他們同在。

到1949時年，戴德生弟兄特別是內地會的工作面非常的廣，一直深入到中國內地的各個地方，最寶貴的就是深入到了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如雲南，譬如說一些苗寨，傣族，常常是整個整個寨子的人信主，他們不僅傳了福音，而且為他們的方言發明文字，然後把新約聖經譯成他們的文字，所以他們傳福音的品質很好。有的寨子唱詩，雖然沒有伴奏，都是合唱，但是水準相當的高，這都是內地會的教師的功勞，他們確實傳得很扎實。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弟兄姊妹準備把福音傳到西藏，聖公會裡一些愛主的弟兄姊妹就把聖經翻譯成藏文，所以解放以後進藏部隊的幹部有些就是先到聖公會購買藏文聖經來學習藏語。我們用的合和本也是清朝末年，很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努力的結果。

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後，基督教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自由傳教，所以有人認為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的大炮進入中國的，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基督教早就傳入中國，只不過沒有鴉片戰爭以後傳得好，我個人認為基督教真正地傳入中國，還是通過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們，這些真正愛主的人開始的。

傳教士走過的上層路線

因為以前傳教重點往往放在了宮廷，希望能得到掌權者的信主，然後才能傳。這些想依靠人用人的方法都失敗了。如清朝乾隆年間的利瑪竇，他有一個說法認為儒家是中國的主導思想，好多外族侵入中國，都被漢族同化了，例如清朝的滿族就是完全被儒家思想同化了，清朝仍然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所以利瑪竇就看准這個，他就一頭紮進皇帝的懷裡頭。投身皇帝的勢力範圍當中，同時擔任清朝的官。他有一句話：“我們要學儒。”也就是說要學習儒家的思想。另外要“化儒”，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解在一塊。然後再“勝儒”，他相信基督教思想是比儒家思想更高的。也就是說他認為在中國傳福音要分成三步，首先就是“學儒”，其次“化儒”，最後是“勝儒”。這其中一個主要的出發點

是為了促使大批的中國知識份子接受基督信仰。所以以後就給不能給祖宗燒紙不能拜祖宗牌位，不能下跪，就是因為這個矛盾很厲害，所以皇帝很生氣，把傳教士基本上全趕走了。

因為在人民群眾中他們沒有建立好根基，他們走的是上層路線，知識份子路線，以權力為中心，這一方面與主的腳蹤不一樣。主當時的情況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當時民間有很多兄弟姊妹真正信耶穌，但是教會上層，猶太教上層、希律王、祭司長、文士和法利賽人等掌權的基本上都是站在耶穌的對立面。走上層路線和聖靈的工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當然也有許多法利賽人信主，但對不起，在保羅傳教的一生裡，教內保羅受到的反對主要是來自法利賽人，在教外保羅受到的主要逼迫更是來自猶太教的法利賽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情況。這也是我們很需要注意的，在使徒行傳前 13 章是彼得的腳蹤，13 章以後是保羅的腳蹤。但 13 章以後，猶太教範圍當中他們雖然信了主，成為耶穌的門徒了，但是他們在思想上跟不上保羅腳蹤的那些人，都一致墮落在啟示錄 2 章 3 章裡，給士每拿教會中提到他們乃是撒旦一會的人，在非拉鐵非教會的信中也提到他們。所以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注意他們這些人在猶太教裡面都是上層人物，他們是坐在摩西位上的人，在律法上他們是有權威的，但在這一方面他們的自義一直沒有改掉，有些人脫掉了，有一些人沒有脫掉，沒有脫掉自義的人在最後一直被主斥責為撒旦一會的人。他們的自義不但攔阻了主對他們的使用，也攔阻了真正為主傳揚福音的保羅等神的器皿的工作。但我們也這是感謝主，雖然撒旦借著這些人對保羅進行攔阻，卻是幸虧有這些難處，使得加拉太教會、哥林多教會，這些保羅親自建立的教會，其中有很多人反對他，這個反對使我們通過保羅屬靈的橫斷面，窺見保羅裡面許多寶貴的東西，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6 章到 12 章裡，寫了很多原本是他不願意說的話，他說他作為愚昧人說了很多愚昧的話。但這在他看為愚昧的話，我們看為寶貴，這些話是保羅在主面前很多的領受，為了維護他神給他使徒的身份職責，他就不得不說一些他自己獨特的經歷，比如他在三層天上受啟示的經歷。他用這些特殊的經歷阻止那些懷疑他的小羊。因為如果這些人懷疑他使徒的職分，那麼他所傳的真理有關的重要信息，就不容易被人們接受。

那麼怎樣和我們今天中國的情況結合在一塊看呢？也就是說我們要走傳福音的路，要在這個時代遵守神的旨意，我們要把我們的重點放在哪裡？現在有許多人特別重視知識份子的工作和掌權者的工作，並且把眼睛一直仰望在這兩點上。我自己覺得這兩點都不太正確，我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說。因為這是以往從景教一直到漢朝，他們錯就錯在，他們走的都不是耶穌的道路，不是走耶穌遣派門徒傳福音的道路，他們沒有重視聖經上的話：“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就要輕視知識份子的工作，因為什麼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哥林多前書 1 章，從 18 節到最後都在宣講這個道理：“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

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所以神直在做一件事情，叫沒有一個人可以因著自己的學問自誇，因著自己的條件自誇，因著自己的有自誇。

福音在中國底層的紮根

我自己就是一個知識份子，但還是求神憐憫。以前我在上海和弟兄姊妹交通，在大城市裡蒙神揀選的神重用的僕人很少。賈玉銘老牧師、王明道先生都不是來自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上海的弟兄姊妹說：“不然，我們還有一個趙世光。”是的，趙世光的確是上海人，但他現在在哪呢？他做了丟人的事，他用聖經販賣毒品，把聖經挖空了，在裡面裝了毒品，被人發現後就消失了。他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呢？就是因為他從小在上海長大這個環境造成的，他就可以受引誘，他出身的環境成為了他的一個破口。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同意我的看法，求神憐憫我。的確，神興起的合神心意的僕人不是沒有大知識份子，也有，但不多。因為他們自義的地方太多，攔阻了聖靈的工作。

141年傳福音的結果是4萬萬五千萬連真帶假的，包括那些吃基督教飯的男女青年會加在一起才70萬。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恐怕就40多萬那樣。可是從79年落實政策到90年十年內，基督教的人數一下猛增到8000萬，這些人大知識份子很少、教授很少，絕大多數在農村。有的人就說，基督教的形勢就好像是“農村包圍城市”，當然這是一種很屬世的說法。但是，確實真正不看自己的性命為寶貴，天天在神州大地上為傳福音四處奔波的，而且一傳就有神跡奇事出現的，不是大知識份子，不是那些大學畢業的，中國教會發展最迅猛的地方是山東一塊、河南一塊，河南到安徽，及浙江特別是溫州，聖靈興起的工作很強。在南方，廣州及福州郊區的地方都有神的工作，山西也很好。感謝主，在這裡面，農民占絕大多數，沒有知識的占絕大多數，但神跡奇事一直隨著他們，聖靈興起的工作很強。我們以往總是把目光放在大知識份子身上，現在仍然有許多人把重點放在掌權的人和知識份子身上。但是知識份子只有完全謙卑下來，在神面前蒙光照，在神面前把自己所有的當作沒有，做一個虛心的人，憐憫貧窮的人。如果自己不死透，神根本不會用他們。倘若不如此，那麼恐怕你的學問越大，將來攔阻神的工作就越厲害。我和一個姊妹交通，她問我的工作重點在哪？我說我很快又要到鄉下去，她說她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加瑪列的門下，我說加瑪列門下的墮落人撒旦一會的人特別多，這是聖經上的客觀事實。所以世上什麼人總是以為自己“有”呢？世上什麼人總是把人引到自面前而不是引到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有大學問的人，學問很大，能力很大，神也大大使用了他們己，但到了一個階段神就用不動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得太大。

神的救恩是臨到所有的人的，十二個使徒中不是所有的都是加利力漁夫，也有一個是稅厲，還有主特別揀選的掃羅也是上層人士。可是掃羅有一個特點，他特別認真，他認為耶穌在律法面前竟敢自稱為神，他就抓住這些跟著耶穌走的人不放，他認為這就是異端，一定要清除到底，他下決心一定要把基督教教會撲滅不可。對這樣的人神有辦法，主就要用他，掃羅完全可以算是博士，所以一旦這些人其中被神抓住，神一樣要重用他們。所以，有一批弟兄姊妹，他們做學生工作是神的感動。但看見聖靈大量動工的，是在廣大的勞動群眾當中，這一點又是不能不承認的。現在好多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

寶貴，到那些窮鄉僻壤傳福音的，幾乎都不是那些白領也不是那些大學生，還是那些被神興起的勞動群眾，他們很少考慮自己的肉體享受的問題，只要主需要，吃多大苦都要往主指示的那裡去。最早到拉薩傳福音的就是四個農村的弟兄，他們不顧一切就往前沖，我們知道在哪就給他們寄錢，沒錢了就給當地的藏民做工，做些擠奶、牧羊之類的活，只要別人給他們飯吃。一有了錢了就趕緊繼續往前跑。我不是不重視大學生和白領工作，而是要重視聖經上的話。應當把他們帶到神的裡面，成為一個虛心的人，因為人若以為自己知道什麼，就是不知道什麼，他所當知道的還是不知道。知識使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夠造就人。

對於他們重點還是要在靈裡打基礎，生命上打基礎，每人都當建立好和神密友的關係，沒有這個關係就不行。我們看約伯的那幾個朋友，他們都是當時的博士呀，神要摧毀的就是他們的自義，他們並不是拿他們別的東西來與主辯論，他們拿的就是自己的義來和神辯論，約伯認為自己沒罪，不知道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災。他們需要破碎的就是這些東西。不是說不可做，只要是聖靈的感動和神的旨意就去做。但要從他們中興起合用的器皿，那必須經過神很厲害的對付才行。沒有神厲害的對付，這些人總以為自己很好。

解放前拿著美金傳道，大多數都是傳了幾十個教友後就開始建教堂，在當地開始過起一個“西國的生活”，或者說盡力達到西國的生活標準。我自己就享用過這樣的生活。也就是說如此這般傳福音，傳了141年，才傳了幾十萬人。79年落實政策以後，90年金陵神學院向來訪國外友人透露中國有8000萬基督徒，其中在禮拜堂的是700萬，外面的7000多萬。這就使我們來反思，以往教會的工作哪些地方是正確的哪些是錯的？錯的我們要引以為戒。凡是經不起火的考驗都要被拆毀。

學生歸主運動及其教訓

1946年開始，特別是淪陷區，日本一投降，神就興起了一個學生歸主運動，一下子許多大學就興起了很多學生團契。北京也成立了福音聚會處。當時，一下子基督徒數目就增加到250多萬，但後來，特別是經過一個肅反運動，差不多百分之90都放棄了信仰。他們放棄信仰的原因大都有兩個，一是我們不能不顧人民於水深火熱中，而把自己關在家裡堅持信仰。另外就是他們都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統治後期的腐敗與慘無人道。而解放軍的優良作風與國民黨軍隊完全相反。解放軍進入蘇州的時候，下著雨，解放軍戰士都躺在街上，為了不擾民。

當時人心所向就是共產黨，特別在知識份子當中。他們也對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充滿了希望。很多人都是帶著一顆愛國、愛人民的赤誠之心放棄了信仰。除了出國的，肅反運動之後絕大多數人廢棄了信仰，而這些人後來重新歸主的不到三分之一。可見，當時放棄信仰的確不僅僅是人的軟弱的問題，是整個社會歷史背景的客觀的大問題。當時客觀上環境的大變化，新舊社會對比的衝擊，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影響很大。面對烈士的光環我們這些基督徒覺得自己很渺小。人家不要天上的榮耀，只要人民的解放，我們很自卑。《可愛的中國》我看後幾乎放棄信仰。

那時人家說到祖國的未來，說：“我們中間的黨團員哪，我們並沒有給你們留下一袖珍的新耶路撒

冷，我們只給你們留下一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一窮二白的中國。你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上面畫自己最美的圖畫。”

那時北京一些大學的基督教團契，一經過思想改造，一掃而光。

如果一個人對神的經歷不夠，沒有建立起很好的生命，與神的關係沒有建立好，這不僅僅是真理的問題。真理誰都知道，但根本的作用是你和神的關係，你是不是天天坐在主面前聽主講道的人，我幾十年總結出來的。唯有上好的福分，沒有人能奪去。馬大的福分能被人奪去，社會突變革命前後形成的鮮明的對比、加上種種客觀的壓力再加上教會內部的腐敗出現，使許多弟兄姊妹原來很愛主信仰一下就被摧毀了。

中國教會為什麼會被拆毀？——神在中國的手之二

中國教會是被主拆毀還是為主受苦

為什麼說中國教會是被拆毀，因為聚會沒有了，傳福音的沒有了，見不到教會了。

關於這三十年是被神拆毀的問題。觀點不太一樣，一般認為基督徒是為主的名受苦，是為真理受逼迫。一些神的老僕人也認為教會是神拆毀的，因為他們看到中國教會上層的問題。不過當時中國教會很多問題還沒被揭露出來。

基督徒在監獄裡能站住的很少

王十年代後傳道人很多人入獄。在監獄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同學和很多著名的神的僕人關在一起，他們都放棄了信仰，至少表面上如此。只有一個鄭惠端堅持了信仰，基督徒佩服，犯人佩服，管監獄的幹部也佩服。還有一個，畢姐，她說自己沒有放棄信仰，當別人逼問她對自己的宗教有什麼看法時，她回答說：“馬克思說，宗教是人類的鴉片。”她說：“我是用愚昧人的話來回答愚昧人的問題，”她說是馬克思說的不是她自己說的。畢姐認為自己沒有放棄信仰。我覺得這有點危險。

真正能為主受苦的人是有，但是很少。在監獄裡這幾十年能夠站起來維護信仰，但是很少。裡面有很多人口頭放棄，但是心裡有主，並且出來後很多人又恢復了信仰。所以為主受苦的人，有，咱們中國那麼大。但是教會總的來說是被拆毀的。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雖然好，但這幾個人不能決定神不傾覆猶大國。因為猶大國從上到下都是滿了罪惡的。包括事奉神的人拜偶像拜到聖殿裡去了，吃豬肉吃到聖殿裡去了。即使有些弟兄姊妹為主的名受一點苦，他們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教會。

我對新信主的講這些，別人說不要提。我說：要是怕這些讓他們跌倒，他們趁早別信了，沒根基！

如果真正聖靈在那裡做工，你抓也抓不完，殺也殺不完。那個力量很大的。

在豆米仙的時候一天要殺死兩萬基督徒，反而增加四萬，行刑的士兵看基督徒的喜樂和從容，他說：

“這個神是真的，他衣服脫了也信了”。像中國教會，普遍的是紅衛兵一喊，聖經往那兒藏啊？嚇得直哆嗦。你說這不是拆毀是什麼，所以不承認解放後 30 年是拆毀的話，可能我們是瞎子，要從油蒙的心中蒙拯救，不然要神在中國教會中興起一批合用的器皿是難的。

對那段歷史的兩種態度

有些人根本不提自己那時候的軟弱，跌倒了跌倒到不信的程度還不承認，你說這是這麼一回事，而國內國外有很多弟兄姊妹反而一個錯覺，說：“這就是為神作的見證。”，除了要榮耀自己，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可解釋嗎？真是可怕！

總而言之，這些弟兄姊妹是數算自己身上傷痕的人。

王正（音）牧師說：“我軟弱了，（在監獄裡）我不敢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很多人都這樣，這一點上天主教的神父比基督教的牧師強。”

吳慕迦後來不信了，後來王正牧師幫助他恢復信仰。所以吳弟兄有一次講“和彼得”，講自己怎麼失敗的，一邊流淚一邊講，王正牧師也是這樣。有些人就不提，也許他們就是堅強的，但是我聽到的不一樣。

你要是悔改，神還大用你。如果不提自己的軟弱，光環還戴上，很危險。我們對受過苦的弟兄們說我們怎麼做以往的見證很重要，我們要預備迎見我們的神，我們是為什麼受苦。

王明道進去後也放棄了，他出來後見我，說：“焦頭爛額，焦頭爛額！”他進去傳的那些信息很好，但是為什麼軟弱呢？這是拆毀，拆毀他自己的，為要建立更好的。他說：“我在《五十年來》中我傳的是王明道，沒有高舉基督。”他說對了，以往在時代火的洗禮面前，一個基督徒要是不蒙神的保守，沒有人站立得住的。

有一個姊妹聽了我的錄音，說自己不配和我交通，因為她放棄過信仰。我說：“我也放棄過，你怎麼不聽啊？”先要把自己的軟弱擺出來，頭上有光環就糟糕了。

正如一個很好的大姐問我：“你相信姐姐在裡放棄信仰了嗎？”我說：“不可能，不可能。姐姐你怎麼能放棄信仰呢？”大姐說：“可是姐姐就在於放棄信仰了，我才知道我在天父那裡值幾個錢。”我說：“阿門！神不顧自己的榮耀，不顧自己的臉面，容許我們跌倒，就是讓我們認識自己值幾個錢。”

可是這樣正確對待自己軟弱的人很少，王正（音）牧師是一個，吳慕迦是一位，這位大姐是一位。其他是甚至說：“我從來沒有軟弱過，一直剛強的。”

我希望以往自己為主受過苦的，都回想自己這些年的見證如何，自己以往的見證能不能擺在審判台前經得起火的試煉。如果裡面對有謊言的成分，趕快悔改。一個神的兒女不怕跌倒，只怕不悔改。

是為主受苦還是受管教

受苦以後人就分出兩批來，一批這也為主，那也為主，到那都是說受苦的見證。《但以理書》說：“智

慧人中有些僕倒的，為切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但 11：35）希伯來書說 “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來 12：10）彼得說：“……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前 5：9-10）

中國基督徒 1949 年後前三十年從身體到靈魂受到很厲害的磨煉，但是我們要知道神要借著這些事成全我們。經過苦難就是經過神成全我們的手。世人的心比萬物都詭詐，我們也一樣，神熬煉我們如同熬煉精金，為要除去雜質。是神興起的環境上的十字架對付我們的老舊人，讓我們認識自己的本相。以往是有些人純為信仰受過苦，但哪一個人完全了呢？哪一個人受苦沒有受管教的成分呢？

得勝者是在苦難中看見神的作為，看見神的道。神打開我的眼睛明白啟示錄第十五章的時候我是在那裡流著淚，那裡勝過獸的像和獸名的，他們站在有火攙雜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啟 15：3）這是他們共同的歌，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為主受大苦捨命的，包括舊新約的聖徒，但是他們讚美的永遠是神的救恩。

中國教會為什麼會被拆毀？(續) ——神在中國的手之三

中國教會為什麼會被拆毀？我總結出以下幾點：

拆毀弟兄姊妹心中神僕人的寶座

對於宋尚節為什麼這麼快就被主接去了，王明道先生說他是一根蠟兩根點。王叔叔覺得他的那個驕傲是因為他無知，所以把自己的一本《基督徒處世常識》送給他了。我 2003 年問十八歲在香山侍奉宋博士的李愛珍大姐，“大姐啊，為什麼神的僕人 43 歲就被主接去了？”她說：“該死，該死，不死他就成神了！”也就是說宋博士是被弟兄捧死的，神愛他忠心的僕人，就把他接去了，免得他落在更大的試探裡。這是我的看法。

（編者按：關於宋博士，有幾件事根據傳聞記在這裡，需要更確實的查證。其一是，有一次宋博士在佈道會後為別人醫病，一個父親抱自己的孩子來治病（啞巴還是瞎子），宋博士按手後孩子的病還不好，宋就一巴掌打過去，說：“你自己沒有信心還求我來醫治。”

還有一件事，宋博士過南昌，住在樓上，一弟兄給他送早餐，因宋博士自美歸來，所以可能有美國生活習慣，送的是麵包什麼的。那弟兄托著盤爬梯子上去，說：“神的僕人請用早餐。”宋博士看聖經正入迷，一腳就這個弟兄踹下來。弟兄說：“感謝主，我還配被神的僕人踹一腳。”當事人現在江西，是他親口告訴一位弟兄的。

記錄以上事情，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引起反思。）

解放前被興起的神的僕人中，有些人竭力地要在弟兄姊妹心中建立自己的寶座。

敬奠瀛弟兄每次講道前都說一句：“我的小羊們哪！”弟兄姊妹就哇都哭了。比如他的一首歌裡唱“與主同榮到永遠”，這是錯誤的思想，即使在將來的天上我們的地位無論多高，但是我們不配和羔羊坐在全能者的右邊。

世人悖逆，邪靈運行。一個神的僕人悖逆照樣邪靈運行。你不能不承認倪柝聲曾是一個神大用的僕人。敬奠瀛弟兄當年也是為主拋家舍業，到處要飯傳福音，可是一旦成了氣候了，他就變質了。

敬奠瀛弟兄的耶穌家庭追求聖靈充滿，但是後來邪靈的工作也很厲害。根就是因為那時候敬不離開淫亂的問題。

一個神的僕人什麼時候開始變質，就是他願意人崇拜他，這個時候他就要開始變質。非常危險的。

倪弟兄也特別強調我們今天在天上的地位是與神一同坐著的地位。

在聚會處的那個系統裡就是金字塔形的，每年有一次同工特別聚會，凡是參加的都被按立成使徒，最後他們按立了一百二十個使徒，開會的時候從上依次而下，左邊的順服右邊的，最後倪柝聲坐頭一把交椅，凡事他說了算。這一百二十個人都在那裡表演那一套。

誰都經不起捧，毛主席經不起，你我也經不起，捧著捧著他就成神了捧著捧著他就心偏邪了。

教會裡面有罪惡，教會的使者在關鍵的時候沒有站在神的那邊，對於罪不是站在神的那邊來對付罪而是容讓罪，遮掩罪，自然神就借著世人的手來徹底地揭露。揭露的結果，凡是心裡崇拜神的僕人的，心裡的寶座坐著神的僕人而不是神的，他們的信仰就徹底垮掉，再回來不容易。所以在中國大陸，有被神興起的，還有蒙神保守站立得住的人。

我是被神拆毀三十年的，我就求主保守我，我裡面住的是耶穌基督，我裡面不住任何人。

當初有些神的僕人竭力地要在弟兄姊妹心中建立自己的寶座，現在又很多人做這個工作，我一看見就著急。神在中國所拆毀的，在國外如果看不見，真是油蒙了心了。

我求神拯救我們這一次的交通脫離批評論斷，你要是發現我在這裡論斷，你就提出來。

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保羅有兩個特點，他請弟兄姊妹為他禱告。凡是他所做的各個方面都需要眾聖徒為他禱告。沒有一個人能離開眾聖徒的代禱的，反正我是需要你們為我禱告。沒有一個使徒像他這樣。第二點：他懇求弟兄姊妹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樣。

保羅的腳蹤和以上提到的神的僕人不一樣。

我覺得以往神借著環境向他的兒女說話，很響很亮。但是是不是我們好好思想過。

拆出教會裡的罪惡

在教會裡幾乎都有情欲的罪，所以在被神興起的屬靈團體中的上層幾乎都有，聽說連西北靈工團都有，現在有些人不承認這些事情。因為自己受過苦，有一個桂冠戴在頭上，所以這些事都不承認。

頭一個一定要聖潔，教會如果不聖潔，就失去聖靈的同在！尤其是在主要同工問題上。越是神愛的，

神要拆毀。逼迫在患難從來壓不垮教會。

敬奠瀛和倪柝聲曾經在三自的大會上說：“今後我們以長江為界，聚會處在長江以南發展，耶穌家庭
在北方發展。”他們真有資格說這話。耶穌家庭的勢力一直到新疆。

神讓解放前的兩個大系統就是聚會處和耶穌家庭中神大用的僕人在淫亂的問題上跌倒。我在後面會詳細說倪柝聲的情況。

教會控訴運動以後有一個展覽。說：“看這些屬靈的女傳道人，她們天天叫人不要愛世界，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看她們是如何不愛世界的！”哎喲！那長統絲襪子十二打，一打十二雙，那高跟皮鞋五六
雙，還有什麼皮夾子，三角玻璃褲衩，透明的，就掛那兒。誰誰誰還挺有名的。上來的牧師，一般的
西服是五六套，最多的是十一套。恩賜好的人，送的人就多。

拆毀教會沒有憐憫的心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神同行。”（彌 6：8）

解放前我和宋尚傑博士他們在香山住了三年，一到糧食青黃不接的時候，幾乎各個鄉鎮上都有粥場，
在那裡唱佛號，聲音達于數於之外。每次開粥之前唱三四十分鐘呢！佛教深入人心是個社會性的。那
時，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大約十二歲，在爬那個榆樹摘榆錢，臉上又白又胖，是餓腫的。那樹離我只是
不到十米遠，她一上去，一抓一大把往嘴裡塞，接頭往前看，“撲通”就摔死了，她父母在那裡哭。
很多人早晨一頓粥，下午一頓生命就延續下來了，卻沒有一家基督教的粥場。

可是你會說基督教辦了很多學校，很多醫院。可是要知道農民的生命在基督教教會的眼中看著如何？
愛主的弟兄姊妹有沒有起來為農民捐獻，北京的教會有的是資本家有的是地主，但是就是不往這方面
想。

在上海，我聽見教會外面一個老人很悲慘的聲音，我開門一看，一個老人胡渣頭髮都是白的，領了一
個小孫子也是可憐憐的，因為深秋了，他們身上披的都是麻袋。連碗都沒有，用鐵桶，我說：“我
只有兩毛錢，都給你。”一轉身教會一個長老問：“你幹什麼了？照你這個給法將來教會就沒法進人
了，都堆的是要飯的人，你給得過來嗎？”

那時有人說：“淮河發水是神對他們的懲罰，他們該受這個罪，你去捐錢，對嗎？教會不是慈善機關！”

“教會不是慈善機關！”這是聚會處那時常說的一句話。眼看這些可憐的人，這些屬靈的人對他一點
同情都沒有，這是屬哪家的靈啊？這也是成為我 59 年後有兩年放棄信仰的原因之一。

“要與哀哭的人同哭，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有憐憫的心哪！這個問題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教
會失去了見證。而當初的教會是“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增給他們。”

當時教會裡的情況是，神的大僕人大使女在大城市裡享受，越大僕人享受越高。而教會對社會上善
行的見證看不見，我在北京、上海、天津都沒看見教會的善行。

這也是神拆毀中國教會的重要原因，因為好多弟兄姊妹放棄信仰的時候，這是個主要的原因。人民
政權在這方面做的見證很好，妓院一掃而光，三年之內消滅性病。解放前民眾的衛生很差，我曾見一

個老太太生了九個孩子都死了，所以她的眼睛哭瞎了。解放後這種情況大為好轉。

很多社會現象使我們有壓力，社會上好的都是無神論做的，而教會裡面有罪惡，因此年輕的弟兄姊妹就面臨雙重的壓力。好多人就放棄信仰了，我們那一批放棄信仰的是百分之八十，現在回來的差不多是一半。

拆毀劃圈築牆分割基督的身體

在以前神興起一個僕人來就劃圈築牆，這是我的羊。真正教會的合一不是組織上的統一，而是心靈上的合一。在這些事上加上自己的標籤就是大錯特錯了。

教會不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以往神的拆毀，還有一點是拆毀劃圈築牆分割基督的身體的行為。

如果教會的頭不是基督，那只能是團體，不是身體。主說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這就是原則。

在大陸的家庭教會中又有很大的一個暗流，因為家庭教會又分成派，抱成團了。這是神以往拆毀過的。這是神拆過的，如果我們還這樣做的話，那是白拆了。所以中國教會需要的是像以斯拉這樣的人，發現教會又開始走錯誤的路了，就趕快帶領弟兄姊妹悔改。

當以斯拉認罪禱告的時候，我特別注意有一部分是兒童和他在一起。成人是有一部分“因耶和華的話而恐懼的人。”現在問題是，我們中國拆毀三十年以後有沒有拆出一批因主耶穌基督的話而戰兢恐懼的人。我們挨拆毀了，看出我們是為什麼被拆毀，免得在同一塊石頭上跌倒。

中國教會應當反思，反思我們那些方面應當向神悔改。特別是年輕一代，你們興起來我心裡高興，但是你們要是重走老路，我就難受死了。

王明道的剛強與軟弱——神在中國的手之四

他五十年代的軟弱

關於王明道先生，我曾說：“叔叔我很尊重，他某些方面有天國大將的作風，他跌倒了，他就錄成錄音帶讓全世界都知道：我王明道跌倒了。我非常佩服這一點。”

這一點很多弟兄姊妹作不到，甚至相反，為了掘取利益，為了掘取榮耀，寧肯說自己是一直剛強的。在國外甚至有的捏造自己受苦的經歷，騙取弟兄姊妹，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受苦。

我從十六歲就在他那兒做禮拜，我就知道他的很一些事情。

就像王孀的生命比叔叔好一樣，我愛王孀，她裡頭真是好。

叔叔有一點我很佩服，他是我們的長輩，五十年代當我們晚輩用聖經的話問他時，他沒話可說他會好好聽。我跟他辯論過很多次好多問題，我提出問題他不能回答，但他認為還是堅持，他不能說了不算，他始終如一，在這裡頭他個人的節操捆綁他的思想很厲害，家庭教會裡面還有一些老人也有這個問題。

解放前神興起的僕人中，很多神的僕人在淫亂上跌倒，有他自己的問題。叔叔就沒有，他在個人道德上無懈可擊。

有一段時間他傳不參加華北基督教團的事，全國到處走。有的人說他傳的是王明道，不是傳耶穌的道。王叔叔被捕前寫反三自的文章，寫得很好，可是寫這樣很剛強文章的一個神的僕人，一被捕，不到一年放棄信仰，這是為什麼？

一個神的僕人曾經為主做過的見證，但這又會成為自己屬靈上的包袱——自滿了。這方面叔叔王明道的失敗最明顯，因為他不參加華北基督教團的事後來成了他屬靈的包袱，叔叔自己在《又四十年》裡面做了檢查，我覺得很好。叔叔的見證很寶貝的在於他向神心志很好。

他為鄧小平喊冤

叔叔有個特點，他要是認為對的，他就堅持，不但是對教會裡如此，對世界上的事也是這樣。

王明道過去不過問政治，但是進去後過問得很厲害。我們不倚靠勢力，但不等於不要勢力；我們不倚靠才能，但是不等於不要才能。所以保羅律法上的知識，加上希臘文化的造詣，和天上的三層天上的啟示，使他成為一個打根基的工頭。

我的看法，家庭教會的路線，是因王明道先生而有的，因為在監獄裡 5000 萬黨員不敢說的話，王明道先生他敢說，說批鄰批鄧是錯的，說彭德懷是冤枉的，給他鳴冤喊屈，批劉少奇也是錯的，叔叔在監獄裡時，全國五千萬黨員不敢為鄧小平說話，但是他給國家領導寫信為他喊冤。他給政府寫好多得封信。

所以，他出來後鄧小平想給他落實政策，那時我和王正牧師（音）在一塊，在史家胡同，他們能得到上頭的消息，一直在聯繫這事。

叔叔也在那時聽說要平反，挺高興。叔叔曾經對人說：“國內不給我平，國外給我平！”（笑）他說：“你看，國外給我平，這是我的書，國外出了。國內不平沒關係。”叔叔很單純。這話是有負面影響的

歸還史家胡同一事，正說著說著就沒戲了。據說三自對上面說：“你如果要落實政策，三自就沒了、站不住了。”我那時在北京，弟兄姊妹本來高興地說：要是落實政策，史家胡同就還給我們了，我們就把叔叔接來。後來這事沒結果了，我就勸他們：這事出於神，我們認為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聚會的地方，又把叔叔接來了，恢復從前那樣，我們心裡就得安慰了。那不是我們應該得安慰的，神在我們心裡有寶座，神得安慰了，那才是我們的目的。有了聚會地方，又把叔叔接回來了，又有好多弟兄姊妹聚會，叔叔又站起來，我們就得勝了。這叫教會的得勝嗎？神說這不是，神拆了一個聚會處的倪柝聲，拆了一個“耶穌家庭”的敬奠瀛，今天又出來一個新的王明道先生坐在寶座上，這是神不願意的。一看就知道這是神借無神論的手作的事，這事出於神。

但是那以後政府就網開一面允許有家庭教會，只能到五十個人。

有人高舉王明道

在《又四十年》裡王叔叔寫了一首詩說：“先知成仁，使徒取義（這是孔孟之道）。奉命傳道，熟讀聖經，洞宵真理，堅貞不屈，頂天立地。”前頭說得很好，他配。可是有一點我不“阿門”，他成了頂天立地了。你要想主給他門徒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模樣，斷不能進天國。”你頂天立地還能進天國嗎？……

我看不懂這些事情，我這樣說不知道會怎麼樣，這是我頭一次公開說這些話。因為他是我的老前輩，有一些話我就不好說了。

但是有些人說：“惟有王明道配說這句話，惟有王明道說了頂天立地他也能進天國。”你說耶穌說了算還是你說了算。你是王明道的門徒還是耶穌的門徒。現在有些人特別高舉王明道，高舉得超過了基督。很危險！

同樣是這個人，他聽見一個人說：“我們是信從死裡復活的耶穌，我們的頭是基督。”他當時我勸同工們與他絕交。我們不聽人的，聽主的。

很明顯的，這是有人利用家庭教會建立自己的宗派，高舉一個王明道先生，對的是對的，錯的也是錯的。這是人造神的運動，世人人造神，造出一個文化大革命，幾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崩潰了損失了兩千個億。要是教會裡頭再造也一樣危險。

以往教會裡頭在造神，弟兄姊妹有責任，但是神的僕人有首要責任。你是牧人，故意在弟兄姊妹面前抬高自己屬靈的威信，弟兄姊妹從你得多少恩典就高舉你多少。甚至舉得更高。

與王明道針鋒相對

他出監獄後，人家高舉王明道先生也高舉得很厲害的。這一方面我覺得我對得起叔叔，他出監後我去見他，對他說：“叔叔啊，我勸你以後不要做王明道的門徒，要做耶穌基督的門徒。我看你寫的《五十年來》，我發現你高舉的是自己，不是耶穌基督。”那時候他《又四十年》還沒出來，我出來後頭一次勸他。

分手時我說：“我已和叔叔談了兩個多小時，12 億中國人靈魂的負擔一直沒有，下次我來見叔叔，要看有沒有對 12 億人的靈魂的負擔出現在自稱為神僕人的叔叔身上。”

那時我就看到，神給教會的使命是要填滿外邦人的數目，填滿被殺人的數目。中國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中國教會福音斷檔 30 年之久，五分之一世界人口在中國，神能把中國丟棄嗎？所以神關心中國教會，神不允許這些問題在中國教會出現，以往中國教會出現在罪惡，同樣在全世界的教會也存在。但為什麼神偏偏拆毀中國教會，是要在中國教會裡面找到幾個真正合用的器皿，建立幾個金燈臺的教會，成為將來供應全世界教會的源頭。這也是我的一個看法，據說也是葉乃光長老在神面前得到的啟示，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幾十年禱告後的看法。

我說：“你這個王明道要是值兩塊的話，有些神的僕人值兩毛錢，我恐怕兩分錢都不到。一個人都是有限的，我們千萬不要作別人的僕人，也千萬不要做自己的僕人，希望你今後做耶穌基督的僕人。”沒想到那個張貴炎（音）弟兄就過來跟我伸手，因為他們兩個都看不見，抓著我的手使勁搖，說：“我

從前聽說過你，今天可見著你了。”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求主憐憫吧！

我和王明道先生在一些問題上是針鋒相對的。叔叔（王明道）有些情況我是不“阿門”：一，他反對人追求聖靈充滿。二，他們不講《啟示錄》，因為他是“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因為他高舉孔孟，我看他帶他的同工演禮，“鞠躬嘛，那一點頭算什麼鞠躬，得鞠九十度。”因為孔子向人鞠躬就是九十度。他教同工如何掀簾，如何彎九十度腰掀門簾，進去後主位是哪，客位是哪。講道時叔叔還引用孔孟之道的話，“君子相交以德，小人相交以……”。但他就是不講《啟示錄》。在這些問題上神就讓我和叔叔（王明道）針鋒相對。

我出來以後，聖靈用《啟示錄》感動我，心裡頭像燒一樣。神把這些寶貝的教訓給我，我才能糾正自己的腳步。我不是靈恩派，我不反對聖靈充滿，也積極勸弟兄姊妹追求聖靈充滿。如果你認為你重生了，聖靈內住那就是聖靈充滿，我告訴你，你一輩子都經歷不了聖靈充滿。聖靈充滿和聖靈感動完全是兩回事。

我被關起來後，聖靈充滿，神大地憐憫我，以後我才可以經歷許多試煉。牛棚對我的祝福很大。

教會開放後，有些弟兄就剛強為主作見證。那時上海有一些年輕人，教會一開放，很熱心去了，三自看門的不是基督徒，說：“你們這些年輕人跑到這裡幹什麼，快抓革命促生產去。”他們就說：“這種教會我們不去。”以後他們組織家庭教會，最多時一百二十人，我見他們時是六十人。但是以後教會散了，沒有兩個人還是同在一處的。所以這是個大問題。不僅老一代監獄裡出來的人有這個問題，年輕一代也有這個問題。對教會歷史有負擔的弟兄姊妹應該思考。

那個弟兄姓朱，他們是因為彼此有意見才走到這一步的。他接待我時說：“他們天天告訴我，要捉我。叔叔你看這是我的書包，他們一捉我，書包一提溜就會了，監獄裡要用的東西都有。”他問來查的人說：“為什麼王明道先生可能在家裡聚會我們不可以。”對方說：“王明道先生我們都很佩服。他反對是因為信仰原因，不是因為政治原因，並且我們知道他是愛國的。”

另再高舉神的僕人——神在中國的手之五

為什麼神大用的僕人會跌倒？

問：中國教會以往在四十年代曾經犯過高舉神的僕人的錯誤。這一方面這些神的僕人和弟兄姊妹各有什麼教訓。為什麼那些神的僕人起初有十字架的心志，當他們被神用以後又跌倒了？

答：這要從兩方面來看，因為這似乎是一個末世的現象。十九世紀，英美大復興的時候，被神大用的僕人很少有這種情況。教會在天上兩千年，福音傳到中國也就剛二百年。從

世界形勢和預言看，現在已經接近末期了。啟示錄中的一、二、三印已經一個個地被揭開。

為什麼當初他們向神的心那麼好，明顯被神用。以後為什麼犯了這麼大的罪？有他們本身的罪行，但他們教訓裡面的錯誤更厲害。

有的是自己曾經為主做的見證成為自己屬靈上的包袱——自滿了。這方面叔叔王明道的失敗最明顯，叔叔自己在《又四十年》裡面做了檢查，我覺得很好。叔叔的見證很寶貝的在於他向著神的心志很好。

每一位神的僕人都有神帶領他做的事情，我們很深思想這些事情的話恐怕就不敢劃界限了，將來到見主的時候，很多神的僕人向著神的心我們才知道，神借著他們的心做的見證我們才我完全知道。我們不能簡單下結論。

這些人為什麼跌倒？

一是神為了告訴人他們是人不是神，要拆除他們在聖徒心中的寶座地位，所以神容許他們犯罪。他們犯罪是因著自己的私欲，但神不感動不保守，所以是容許。

二是，他們沒有攻克己身。

三、在罪與非罪的問題上沒有絕對堅持的態度。

在教會裡建造巴別塔的危險

問：三十四年代，有幾個人被神興起。有的人建立了自己的教會系統，這和他們後面的跌倒有沒有關係？我們今天中國有沒有人在建立這樣的系統，我們應當從歷史吸收什麼樣的教訓？

答：你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巴別塔的路一直有人走，咱們的老祖宗走，巴別是用人造的磚頭作主要建築材料，用神造的石漆做輔助材料，建一個塔高得頂天，目的是為了“傳揚我們的名”，所以神就要下來看一看人在做什麼。

今天在教會裡建立自己的巴別塔為的要傳揚自己的名一直是人類的一個缺陷，就是要傳揚自己，就是今生的驕傲，這是最厲害的私欲，最難對付。所以凡在基督裡的人是把肉體和肉體的邪情私欲同釘十字架了。具體一個人，他自以為是的東西，具體一個人他自我欣賞的東西，就是他今生驕傲的根基。一個神的僕人也是如此。

我碰到一些人特別贊成我教訓的人，我就美滋滋的。這是宗教的萌芽階段。給我提過意見的我打招呼就不那麼親。我特別注意這個傾向，因為這是我對付的。

所以你們聽我的話也要慎思明辨。

上大學後，老師說，你有一個思想，同意人的對你毫無建樹，反對你的對你有幫助。那時，一個系主任的學術成果貼出來全系提意見，一個校長的貼出來全校提意見。搞世俗

學問尚且如此，現在有很多神的僕人聽不進不同意見，一聽暴跳如雷。所以教會成了一言談家長制作風。

一個弟兄告訴我，我介紹你見某某人好不好。不見他，你就進不了 S 省。我說：“是嗎？”我心裡說：“他是個教霸。”現在家庭教會有很多教霸。如果我們為了取得教霸同意才去那裡服事主，你就墮落了。你就在神所厭惡的人稱同工同道。和三自教會裡神所厭惡的人如此，和家庭教會的教霸也是如此。

要學會“輪中套輪”，以西結所看到的異象，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屬靈教訓是：外面是盡職盡責的，自己是裡面常自我省察的。教會裡面都有彼此監督的責任。

一個事奉神的人的私生活交給眾肢體來監督就對了。如果倪弟兄旁邊有人監督就不至於跌倒到這個地步。有一個原因是弟兄姊妹認為他不對犯罪。不活在肉體中，怎麼能不犯罪。

倪弟兄那時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人員，在舊社會廠和廠定合同不是高級飯館就是妓院。一個神的僕人，弟兄姊妹一聽說人有這方面的犯罪，他的心裡就像拿刀子捅一樣的。神的僕人從妓院裡出來，弟兄姊妹接受不了，即使你沒有犯罪。

常在那種環境中，你很難維護自己的聖潔，所以神讓我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吃苦後如何在安逸中站住？

問：似乎一個人吃苦的時候犯罪的時候不太多，而享樂的環境比較容易導致人墮落。也許有些人在吃苦面前站住了，但是將來面臨世俗和情欲的引誘，我們就不一定能站住。中國教會這方面的警戒請你說一說。

答：一個基督徒在逼迫患難中是被動的吃苦，要是有主動吃苦的精神就更寶貴。被動吃苦時，世界給我們的壓力、挫折、打擊、還有肉體的疼痛，是對你全方位的摧殘，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神的憐憫，就會像文革中的很多人一樣，自殺，那時我們一個同事把腹腔下動脈拉開死了。

從被動受苦到主動受苦的很少，享福的時候我也享，但我不體貼肉體。享福享得體貼肉體，你就死了。體貼肉體的就是死，裡頭一發死，不注意與主的這個關係了。受苦後一轉向平安的環境，全貼了環境，離開了真理的靈的扶持，很容易成為犯罪的人。有的人摔了一個跟鬥後趕快警惕起來，撒旦這麼厲害，這還好。

在患難中，一個屬神的人只有仰望只有倚靠，上面的平安才會在患難時來到。

仰望神不單會蒙神保守，而且神會在敵人面前給你擺設筵席，先是聖靈的光照，責備的同時還有恩典，聖靈的喜樂充滿你。這時一個人跟主最容易近。聖靈往往在這時候充滿你。詩篇說：困苦人呼求的時候，耶和華必垂聽。

如果一個人在患難中被動受苦，他在靈裡建立天天和神見面的習慣，重視在靈裡建立與

神這個密友的關係。他才能夠正確地對待享樂，當撒旦用糖衣炮彈攻擊我們的時候，他才能夠站立得住。如果在患難中，沒有神的憐憫臨到你，讓你認識到你自己是多麼敗壞，沒有讓你認識到你的確需要這樣的熬煉你才能夠清淨潔白。每個人都是自己受熬煉的部分讓你更加認識神的憐憫。在真理上你都建立了根基了，在享福的時候，碰到糖衣炮彈你才會警惕，因為我是敗壞的。患難當中最容易受光照，最容易親近神。

文革中被聖靈充滿以後，我才知道以往我那些願意彰顯自己的地方，那是邪蕩，是淫亂的根派和出來的。神的話一來羞慚得很。

拆毀的手與揀選的手——神在中國的手之六

鬆一鬆是為廣傳，緊一緊是為揀選

今天神選召你我是要解決他的國度的問題。中國推翻三座大山解放時是四萬萬五千萬，但是初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也是十二個人。後來長征到陝北，加緊起來也就兩萬人，這兩萬人解決四萬萬人的問題。所以這些都是解放政權的中堅力量。這些人有了，政策對了路線對了，問題就好辦了。所以他還有個中國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農民，蔣介石訓練了半天的八百萬被共產黨抓起後一下就變了：“鬧了半天這是我自個兒的軍隊！”就主動地拿起槍打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讓人覺得解放軍就是人民自己的軍隊。

但是這個路線是經過革命煅煉後的精英們決定的。但我們講屬靈的事，不是講地上的政治，但今天神的工作原則也是這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參加建立屬靈的國度這個問題，選了又選，選了又選。

這是天國的問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參與主在榮耀中的顯現。

問：我聽你講話後就想到羅馬書的一句話：“深哉！神豐富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羅：11：33）。也就是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神一方面做拆毀的工作，一方面做熬煉的工作。鐘馬田說教會被神興起時不在乎人數的多少，有時神會用少數被潔淨的子民，做到他榮耀的工作。

五十年代教會只有七十萬人，但神因著他的智慧和權能，他對他們繼續作拆毀、揀選和潔淨的工作。這個過程的具體情形是怎麼樣的？

答：惟有天天坐在主腳前的是上好的福份是沒有人能奪去的。大部分的人都是馬大，他是沒有建立起在內室和主親近的密友之情，所以經不起考驗的。到了嚴峻時候，豐富神學知識等於零，別人一嚇你慌神了。“有神沒神？”我親聞數百位傳道人面對這樣的場

合，大牧師回答：“沒有神！沒有神！沒有神！”大神學院的院長說：“沒有神！沒有神！沒有神！”只有少數天天與主親近的人，這時候把眼睛一閉，不靠自己。“有神沒有？”“有！”不靠自己。

今天教會培養的弟兄姊妹，必須天天在內室裡與主見面，不單經歷主的愛，對愛你的主本身有認識了。主愛我到這個程度，你讓我死上一千遍，我還是愛我的主。這個心意是自然有的。

神借著環境逼我們和他有交通。有的人神感動不了他，有的人對神的感動很敏感。前者把神的恩典看作平常，神也把你看作平常。你發現神是珍寶，神也把你當作珍寶。重要的是天天揀選上好的福分。

問：能不能描述一下中國教會最慘的時候的情況？估計最少時只有七千人。

答：差不多就是這樣。

問：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神興起一些僕人在中國做工，他們在恩賜上，才華上非常明顯。但是經過拆毀以後，神以後好像不是簡單重用某些個人了。因為我們中國人特別容易崇拜人，（插話：亞當的後代都這樣。）那麼這一次好像不是興起某某幾個人。這一次神作事是怎麼做的，以後要注意什麼？

答：我老說，七十年代以後教會的復興是做給我們這一代人看的，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喜歡看人。可是神還是要揀選。神興起一大批人還是要揀選，松一松是為廣傳，緊一緊是為揀選。神將來還是要用一批他能夠非常放心使用的供應生命活水的器皿，來復興中國的教會。這樣的人不要多。一個衛斯理•約翰就復興了英國教會。復興以後還是揀選，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永遠是相結合的。信的人一大批，屬主的又是一大批，但是願意不自己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的還是少之又少。這些人是男孩子，這些得勝者的建立是為了解決諸天的問題。所以男孩子被提到寶座那裡天上就有了戰爭，撒旦就被摔到地球上，把所有的黑暗勢力都集中到地球上。然後我們主在榮耀裡降臨，在極大的榮光裡，要廢掉撒旦一切的權勢，所以撒旦的根據地要變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了。整個宇宙就潔淨了。

所以我常說：神不注意數量，神注意品質。倪柝聲說：“神注重我們所是，甚於我們所為。”若有人愛神，這人是神所知道的。現在有很多人追求“知”，但對於主自己不寶貝。真正屬神的人要帶領弟兄姊妹在認識基督上天天長進。

再一個大緊，也可能出來八億

問：你剛才說：“松一松是為廣傳，緊一緊是為揀選。”我們從教會歷史上羅馬教會起初三百來年也是這樣。我們中國其實也就六七十年代緊了二十多年，現在又相對松了二十來年。我們是不是又有可能面臨要再緊一緊的時候了？

答：肯定的！很多人想中國就走蘇聯的那個路，一下變色，對教會一個大開放。我裡面的感覺不是這樣。中國教會走的是使徒行傳的那個路，也就是一直是有壓力的，只是輕重的不是。因為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持信仰的純潔和作風和純潔，特別是作風的問題。到神找到合用的器皿，怎麼用一直都是溫柔謙卑的，像他們的主。神要大復興中國教會。可是苦難和逼迫一直都隨著他們，跟保羅一樣。逼迫越大越顯出他們的好來，苦難越多越用他們的肉身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當時有人跟我說：“你看蘇聯解體了，緊跟著就是中國。”我禱告後說：“不是，我裡面的感覺不是這樣。”

從九四年到現在對家庭教會松了一點，十年了，是不是該緊了，可能！是不是要大緊一次？也很可能。一個文化大革命，出來八千萬，再一個大緊，也可能出來八億！

但是這個時間可能還長一點，是不是一天兩天就過去了。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流血？有可能！因為什麼地方有弟兄的血，聖靈才大大地作工。

我隨時隨地求主，主啊！我已經蒙你保守到如今，在牛棚蒙你保守，在監獄蒙你保守。在堅持信仰這方面過來了，但是我求主！主啊！求你憐憫我，堅持信仰是僅僅得救。但是還得求做得勝者，無論是生是死總要基督照常顯大，這才是得勝者。

拆毀的手與揀選的手

問：你的總題目是“神在中國的手”，看來一方面是“拆毀的手”，一方面是“揀選的手”，現在看來可以加上一點，就是“保持壓力好讓教會純潔的手”。你說：“神在中國的手一動不動。”看來我們要為了這個環境來感謝主。

答：就是。我們常常求神讓我們的領導認識神，給他們悔改的機會。對的！但好多人的禱告不是為了神愛世人的原因，而是為了自己能有舒服的環境。好像一些出去了三年的弟兄姊妹，一聽說中國教會的情況，她說：“聽你一說我心裡驚扭得慌，那麼壓抑，我明天就走！”我說：“地球那麼大，你往哪裡走？”她要回加拿大去，我說將來最後三年半，加拿大要碰到的難處比中國大得多。那是大批基督徒受苦的地方，因為那些受過苦的都被神保存在曠野養活三年半。那些其餘的神的兒女，舒舒服服地聽，舒舒服服地講，作個基督徒天天享受“靈風吹熙，靈雨滋潤，屬靈空氣最宜人”，美得不得了的基督徒，他們就該受苦了。拜獸像的考驗就臨到他們。免得他們說：“主啊，你就偏愛他們，我們就一輩子沒受過苦。”好，那還給你們當男孩子得勝者的機會，那就得受苦。

不經過熬煉出不了金子，基督徒不受苦出不了得勝者，這是規律。

面對患難首要的是歸回安息

問：這二十年因為物質上的進步。中國基督徒對未來的看法是普遍比較樂觀。好像覺得過幾年就要開放了。但是我聽你說過：神給中國開了一道門縫。這個門縫隨時可能關上，而且關門的壓力一直很大那麼現在似乎又面臨這一個問題。毛主席寫過《論持久戰》，現在似乎也要講這個問題。我們事奉的方向，我們的教導都應當做好準備。

答：對！所以我問一個弟兄，你們現在講什麼呢？我建議應當多講操練禱告，禱告的重點在講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我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惟有學習歸回安息的人，在極大的患難面前才站立得住。

天天在內室與主見面的人，在任何環境中都能經得起。在患難的環境中經得起，在享受的環境中也經得起。

你再苦我還是那樣，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吃飽了就好。

有人說：“你還是穿那樣啊？”我說這已經不得了了，還西其服革其履啊！沒那個興趣也沒那個心。這是神的保守和憐憫。受過苦的就少考慮肉體，但還是會軟弱。

一個農村小姊妹，傳福音，鞋前頭都開口了。教會給她買，她不要。也拿麻繩一穿一綁，接著跑。她一點不給教會負擔。她就這麼一個受苦的心，在城市我看不見。

教會控訴運動以後有一個展覽。說：“看這些屬靈的女傳道人，她們天天叫人不要愛世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看她們是如何不愛世界的！”哎喲！那長統絲襪子十二打，一打十二雙，那高跟皮鞋五六雙，還有什麼皮夾子，三角玻璃褲衩，透明的，就掛那兒。誰誰誰還挺有名的。

上來的牧師，一般的西服是五六套，最多的是十一套。恩賜好的人，送的人就多。越是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越愛你，幫著你體貼肉體，那難免的，你可得小心。

弟兄姊妹愛你，你就這麼享受下去了，那就開始墮落了。所以一個神的僕人保持晚節很重要。能像衛斯理、約翰，懷特腓、司布真，我注意他們的傳記，他們原來一家的生活費多少，後面收的奉獻很多了，還是多少。我很受感動。不是奉獻多了就放肆。

真正愛主的使徒大部分是死於非命。老約翰也是經過死的考驗，先是要拿他拿油炸的。

不顧性命擠門的人

問：如果一個比較嚴酷的環境臨到，我們這些沒有經過嚴酷環境的人可能會變得保守。

但是如何保持做工不停，這方面中國教會的歷史能給我們什麼樣的經驗和勉勵？

答：神給中國開了一道門縫。面對這個門縫，有的人望門。有的人把門，有的人為了十三億人的靈魂不顧性命在擠門。

從歷史看，反右以後有形教會的活動基本上就停止了。但是愛主的弟兄姊妹兩三個在一起交通和禱告的一直沒有停。文革時停了一段，但是家裡成員的禱告一直沒有停。所以全家得救的是最好的，在最嚴酷的環境裡特別地蒙保守。

袁相忱叔叔的自傳裡，提到叔叔給孩子們寫信說：“你們若甘心情願就蒙福，你們若把我當作可恥的，你們就遭禍。”

不管神把我們放在什麼樣的環境裡，有沒有同伴。像我經過多麼大黑暗多麼大的痛苦都是一個人，所以我比較喜歡自己安靜在神面前。也好，也不好。但是能站住。無論什麼樣的環境裡能站住最重要。站不住別的免談。

第二個，求神讓我們自己站住，還要堅持彼此相愛的心。

我們在拆毀中，能站中堅持信仰，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是有個別的地方是弟兄姊妹彼此相顧。一個山西的王弟兄就是這樣，抓進去了翻牆出去就去堅固弟兄姊妹，第二天又被捉走了。以後這樣的弟兄姊妹身上神跡奇事行得最多。

河北邯鄲一個執事就是這樣，不管怎麼逼迫，堅持為弟兄姊妹禱告。後來有一家病得受不了了，五個孩子就剩下幾間屋了，人家去找他，說：“我們家裡的人病得不行了，人家說人的神是真神，你能治。”他閉著眼睛一會兒，說好，明天你帶來找我，就在這兒，因為我還戴著帽子。

第二天，他帶那個人認真，他說：“你認完了沒有？”“完了。”“那好，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起來行走！”那個人就起來，一把手下去行走。她一走全家都哭了，因為這個人糖尿病，說一句話都虛脫得死過去。那個村裡有的七歲的小孩都不知道這個老奶奶長得什麼樣子，因為她都躺在床上。她一走全村轟動，房上院子進而都是人，當場就有二百多人信主。

所以一個人被神大用，聖靈的能力給他穿上，神的恩膏與他同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宋尚傑博士會被主用到那個程度是因為他把自己肉體的享受都扔了，把自己屬世的榮耀都扔了。“若非所有全奉獻，必定不能登寶座。”

歸回安息，柔和謙卑。神在敵人會前為我們擺設筵席，我們的表現還是柔和謙卑。當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你們要以柔和的心回答他們。不讓我們理直氣壯，“橫眉冷對千夫指”，那是革命烈士的態度。

信主後認罪不徹底，不能建立和神更好的關係。因為我們認罪是在丟撒旦的臉，和它徹底劃清界限。越徹底神越愛你，跟神的關係越近，他老是一個自省，自責的人。我們的

喜樂平安都建立在自責上，沒有聖靈的光照帶來自責，就沒有平安。

越認識自己敗壞的人，越寶貝十字架，越寶貝寶血。

一個屬靈的人，如果發現自己很屬靈，不得視主耶穌的寶血了，他驕傲了。常在光裡與神同行的人，知識多，經歷豐富，但常是謙卑的，因為他知道自己值幾個錢。他誇的是主，知道自己的一個都是因著恩典而有的。敬虔的操練就是坐在主的腳前聽主講道的人。在最嚴酷的環境裡，我常和主吵架：“主啊！我要軟弱了，因為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你讓我軟弱，將來又要審判我。我孤伶伶一個人在這兒，這麼大壓力，我不找你找誰啊？”神特別聽這個禱告，想不到的平安臨到你，但你們不能這樣學我吵架。

聖靈的工作沒有人能攔阻

問：你曾經提到五六十年代進監獄後，能站住的傳道人非常少。對他們我們不能論斷。但是，認識我們的軟弱，才會更多仰望神，但是好像中國教會對那一段歷史的觀點，比較多的是見證我們的剛強。

答：看人的人不容易蒙保守，驕傲的人，有罪的人不蒙保守。特別的驕傲的人。很顯著的是王明道的經歷，所以以往他不參加華北基督教團，成為他的一個屬靈上的包袱了。他講道很好，但是他行不出所見證的道。以後他俯伏下來了，神的靈才感動他，面對這個無期的判決才毅然走進了監獄。這是神的憐憫！所以必須看到自己錯了，悔改才能得到神聖靈的扶持。

現在恢復了，如果你的心裡坐的還是神的僕人，在今後的試煉面前你還原是站立不住。以往這樣的人站不住，今天重走此路的人也站不住，教會也一樣。

現在這樣的教會已經斷了生命活水的供應，就拿倪弟兄的話讀一讀，讀讀聖經，這就是聚會。這樣的教會將來的試煉面前照樣站立不住。

遵守主的道，不棄絕主名的人。誠誠實實、虛心的人，被量了，才是屬於神的。這樣的人帶領出這樣的弟兄姊妹，不用人多，手把手進天國。

向神向自己是誠實的，是虛心的，自己永遠是三無：“毫無所有，毫無所能，毫無所知。”從內心的深處實在知道自己是這樣的人是蒙保守的。

越是用，越覺得自己沒有，這機關報人才蒙保守。一覺得自己有就活水源頭斷了。很可怕，這是屬靈的規律。

你和你的教會是不是高舉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這很重要，你一高舉人了，高舉一個經歷了（如哭重生高舉宋尚傑的經歷），高舉一項真理了（如三班僕人），這樣的教會站立不住。神會中國教會設立的环境就是要拆毀這樣的教會。現在哭重生拆毀了，三班子拆毀了。

你很難限制聖靈做什麼工作，到什麼情況就怎麼行。

神曾經在中國興起一批弟兄姊妹，一興起就神跡奇事隨著他們，要錢沒錢，要人沒人。你逼迫他，房子裡不讓聚會，他到院子裡聚會，院子裡不讓聚會，他跑到糞堆那兒聚會。實在不讓聚會，他從晚上十二點起來聚會到三點，你抓不著。往死裡打，還是堅持，是聖靈的工作。在風頭上，拿著喇叭講，放哨放出二裡以往，一看摩托車燈來了，一吹口哨就都散了。明天哪兒聚會？臨時定。在什麼環境中聖靈的工作都有他的形式，我們沒法預先定。但是原則一樣：“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惟獨倚靠萬軍之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有聖靈的工作，雷打不動，水沖不斷。沒有聖靈的工作，轟轟烈烈，曇花一現。

中國教會的前途在眾聖徒的禱告裡——神在中國的手之七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他禱告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一個不會禱告的基督徒，就沒有屬靈的前途。福音的廣傳、教會的建立、教會的成長一樣也靠眾聖徒的禱告。因為禱告是神的兒女與神的寶座相通最重要的途徑。今天我們已經在基督裡，就是靠著主耶穌的寶血，靠著誠實的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施恩座前，得憐憫、蒙恩惠，做我們隨時我幫助，什麼時候這樣，禱告的時候。

所以一個教會的使者必須帶領教會，讓禱告的事奉成為最重要的事奉。那些靈裡天天與主見面的弟兄姊妹，當他們兩個以上同心合意禱告的時候，無論求什麼天上的父就必垂聽。教會是在戰鬥裡成長的，就是與陰府的權勢，空中執政掌權者的首領，用什麼？用禱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恒切的禱告是和神同工的惟一最有效的辦法。人的方式、人的努力也能達到一定的成就。但沒有聖靈的工作是外面的，用人的辦法鼓動起來的只是一時的熱情，不能經過嚴峻的考驗。尤其是長達幾十年嚴峻的心靈肉體長期折磨的，是堅持不到底的。

我們真是感謝主，神讓中國教會經過幾十年的拆毀，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方式一個接著一個。所以對於弟兄剛才的問題，最後回答的重點落實在禱告上面。個需要內室的禱告，教會更需要同心合意的禱告。天國的鑰匙。

似乎世人要計畫對神的兒女採取各種手段，現在似乎家庭教會要經歷很嚴峻的考驗。我們要為在考驗中的弟兄姊妹禱告，讓他們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失去愛心，讓他們經歷風風雨雨的洗禮，與主更近，更認識愛他們的主。

問：中國教會有今天小小的復興，跟以往的禱告有什麼關係？以往教會荒涼的年代裡弟兄姊妹的禱告是什麼樣的？

答：從 46 年開始，學生歸主運動在各大城市展開，其中聖靈的工作很重要。在學校裡的

團契是動態的。以北京某大學為例，一部分是以吳耀宗先生為代表的“新神學思想”，靠人的理性來理解神了，他們的活動非常活躍。吃一頓啊，聊一聊啊，看電影啊，這就是他們熱門的基督教活動。但是基要派的福音團契，那些帶領的弟兄姊妹，他們的禱告很厲害，他們常到恩典院、靈修院通宵禱告。有的人就在那裡追求聖靈充滿。請一些有名的傳道人像王明道、王正、吳慕迦來講道。這些城市每個城市都有。學生會裡有同工的聚會，而福音聚會有早禱和晚禱，非常重要。到了圖書館，先禱告讀經半小時。有時就趁機傳福音。

以後一經過控訴運動，新派的聚會一掃而光，而福音聚會留下來了。那時也發動我們控告，但是發動不起來。到肅反的時候弟兄姊妹可拼命禱告了，特別是軍隊系統的院校很嚴峻。

重點的弟兄姊妹都被看起來了，我有兩個人看。那時個人和團體的禱告都特別懇切。……

從肅反以後，就聽不見有教會開門了，王正、王明道被捕了，聚會處也停止了。還有一些弟兄姊妹偷偷活動。

那時逼著我們回答基督徒“能不能參軍”，站人民立場的問題。過去我們都是仰望神的僕人，但是現在必須自己仰望神。所以就有一段天天查考聖經。

從前我們就是考慮自己好好禱告，自己和主交通，關起門來追求自己的喜樂和平安，兩耳不聽窗外事，我們不摸世上的事，我們只思念天上的事。但是，當你被迫看世上的事的時候，有好多挑戰你回答不了。所以那時候有很多思想的恐慌，必須自己在神面前尋求答案。很多事情今天不講了。

那時教會的聚會幾乎停止了，可是聖徒在自己家裡的禱告和親人的交通是存在的。就是現在家庭聚會的形式。

那時三自也有一些聚會，可是我們不甘心去。

自己也曾放棄信仰

當時沒有一個弟兄姊妹起來說：“我們來聚會。”這種情況我沒見過。我只是自己禱告。屬靈的生活就大不如前，趁這時候撒旦就做工，很多人就放棄信仰。59年的時候我想讓人給我摘右派的帽，這一想就不得了撒旦就做工，教會裡面一些神僕人的罪行，他們互相揭發出來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就給我很大壓力，一想就喘不出氣來。“沒神了！”就這麼個思想，有兩年之久。但是神保守我，我不敢碰福音，不敢碰因信稱義、不敢碰禱告，我就是沒神了。沒神了，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那時候好多弟兄姊妹在下面還的傳福音的活動，我是沒有。文革的時候有一些老太太還有私下的交通和禱告。比如我岳母，還有幾個常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還常有來往，一起讀經，禱告，不過是不定時的。

像我岳母，她自從被聖靈充滿後，每天早上五點鐘起來禱告。她死的時候，晚上十二點我被主接去，她們的親戚一會兒到，一看表是一點半，可是表一會兒走到五點去了。我就說：“因為媽媽每天早晨五點起來禱告。”我愛人就說：“我來接這個班。”她現在真是承續了她母親禱告的職責。

那時有些全家信主的，他們會在一起禱告。好比我到上海，看一個江灣神學院的學生，他們兩個孩子吃飯時全家都在禱告。所以家裡的禱告，幾個弟兄姊妹的聚集，聖眾徒的禱告一直都沒有停。

中國教會的前途在眾聖徒的禱告裡

在黑暗年代裡，我曾經反復問：“中國教會是不是一直漆黑一團了。”有一個神的老僕人說過：“中國教會有前途，只要有眾聖徒的禱告，就是中國教會的前途。”

本土上的一些教會，七十年代就是先從禱告興起的。溫州就是這樣，聖靈感動一批年輕人特別迫切地要禱告，他們星期六他們就到山上去了，山路好幾層，因為怕人抓，他們跑到第二層山上去山腰裡頭竹子長得最密的地方，他們就到那裡禱告。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基本上都不睡覺通宵禱告。到星期一下山，上班的去上班。一百二十個人，他們就抄聖經，用很薄的紙，一個人可以用複寫紙抄六份，再找六個姊妹，每個人再抄六份，第三遍的時候就每人有一本聖經了。那時全溫州就一本聖經。

他們就看聖經，一年看四遍，三年看十二遍。所以溫州的弟兄姊妹聖經是很熟的。

後來他們在一次禱告裡面，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唱一個靈歌，跳一個靈舞，他們起先不知道，後面一看自己的腳離地一尺都高，被喜樂的靈充滿。他們跟我說，這事只對我說，從來不跟別人說。

可是當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見了，為什麼？當大款了。連聚會都見不著了。一有貪財的心就離神遠了。我對他們說：“現在溫州浮在上面的，到全國各地走的，甚至到全世界走的，你們不是主要的。”溫州教會的根基在哪裡？他們有三十多個老頭老太太，現在都七八十歲了。他們就是天天在那裡禱告，他們是溫州教會的根基。他們為溫州教會的復興一直不停地禱告幾十年。

國外弟兄姊妹的禱告對中國教會的復興也很重要。

感謝主！什麼地方有眾聖徒的血，什麼地方是教會就特別復興。浙江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據說溫州也有。

什麼地方多禱告，什麼地方就有教會，就是神榮耀的見證。

問：中國教會的禱告似乎現在沒有大的復興：

答：一些家庭聚會的禱告室裡老有人。溫州的禱告山也是這樣，他們二十四小時不斷有人在禱告山上。我說的那些弟兄姊妹是在家裡禱告，據說他們都很有能力。

在最荒涼的年代裡，我被捕以後，有一個朝鮮老太太每個禮拜五為我禁食禱告，很讓我受感動。美國的一個叔叔來的時候說：“我們那裡有三百人，天天提名為你禱告。”以後我們能夠站住，和眾聖徒的禱告一直都分不開。

中國教會將有大復興——神在中國的手之八

中國教會的政治環境出於神

問：從以往神在中國做的這些事情，大致可以展望神給中國教會一個什麼樣的託付？

答：因為自從讀大學後，我就站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在教會最荒涼的年代裡，也是天天思想這個思想。我曾和兩個重要神的僕人談過這個問題。據說葉乃光長老的觀點也是這樣他認為神要借著中國教會的復興復興全世界的教會，不止是他，那些在山裡長期禱告的弟兄姊妹的看見也是這樣的。他們頭一次見面談的也是教會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神把中國放在這樣的環境裡，肅反前是一個階段，肅反到文化大革命後的 79 年是一個階段，79 年到現在是一個階段，環境變化得非常快。特別是全國範圍內不再搞運動，鄧小平登臺後說：“五十內我們不再搞運動。恢復發展生產。”

79 年前環境很緊很緊。70 年代開始，神就在溫州在河南還有山東一帶興起了他自己的工作，從那個時候開始基督徒的人數在很多地方直線上升。

中國教會處在政權不改變但環境不斷改變和動盪的情況下，我覺得執政掌權的在很多情況下都在摸索，對基督教的態度也是在摸索，他們對基督教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隨對美國的態度而變化的。在他們的思想當中，他們認為基督教就是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他們就是這樣頑固的一種思想。越是像布希總統到這裡來說：“我們都是信上帝的。”我就心裡有點擔心，這在客觀上加增了我們領導把基督教與美帝國主義扯在一起的想法。我看過一個“沒有硝煙的戰爭”，是發到處級的，那裡面對基督教的看法跟文革的時候一樣：“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工具，跟帝國主義緊密相連等等。”所以在統治階層的眼裡，為了外交他們不得不改變一些說法，但是他們對基督教的看法跟從前本質上沒有什麼改變。五十年代，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基督徒做了很多很榮耀的見證。我曾問一個上頭派來查我的人：“幾

十年了你們難道還認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嗎？”我看這是出於神。

中國教會內部的各種試煉

現在環境並沒有開放，國外很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到這裡來，想幫助教會，他們很多都是在經濟上，副面效益很大，正面的效益不大。所以家庭教會傳福音現在處於停滯狀態，不像七十年代那麼積極地發展。特別是一些差傳的佈道的家庭教會，現在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些錢財的引誘。瑪門一引誘，弟兄姊妹向著主的心，那個屬靈的權柄和能力就下降了。瑪門直線升，屬靈的能力直線下降。呼喊派，你要是接受他的話，給你經濟上的扶持是很大的。哭重生，據說他們每年從國外得到差不多二百萬差傳費。河南某團體一年得到差不多 160 萬。

農民是最重的，很可憐，能吃得飽就很不錯了。你不能拿 GBD 算，因為收入差別太大，所以算人均國民收入得用真正的統計學辦法算比較好。

感謝主，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神做揀選的工作，兩個力量促使家庭教會存在，一個是聖靈的工作；一個是出於政權，政權打開缺口是一個方面，是王明道先生在監獄裡為鄧小平喊冤喊了半年，這是神自己親自做的事情。家庭教會的人說：“你說錯了！”我說：“你看了《又四十年》了嗎？”那晨講他不僅鳴冤，而且給中央寫了多少次信。所以他得到鄧小平的賞識要給他落實政策……

所以這幾十年是要借著瑪門作揚棄的工作，有些人雖然在中原那個團體當中但是不受影響，退出來了，所以以上提到的河南那個團體退出來了一大批弟兄姊妹。第一、他們不贊同外國這麼大的贈款，一送錢來，仰望神的心立時就沒有了。以後他們不接待外國人，也不接待國內的老人，因為國內的老人也有一些是接受外國人贈送的，另外國內老人有些行為他們不贊成。他們說的情形跟在海外華人基督教雜誌上說的可不一樣。

人都有缺點，像我們這些吃過苦的老人有軟弱，這是必然的。沒有缺點都是神的保守，要是沒有缺點就不是人了。我常說：“世人都怕死，不怕死不是人。”但是誰不怕死呢？蒙神保守的。世人都愛錢，不愛錢不是人，誰不愛錢呢？蒙神保守的。求主施恩給我們。

所以在這種環境下受試煉的，首先是家庭教會，以後是三自裡的弟兄姊妹面臨的多是神學上的試煉。所以金陵神學院的資金非常豐厚，因為不斷地有資金進來，他們打完籃球排球就那個扔著，開著水龍頭一直嘩嘩地流著。因為國外特別關心中國教會，起初他們找家庭教會後面覺得很複雜，以後關心三自，又造成了很多浪費現象。

國外的錢進來以後，對國內的任何一個弟兄姊妹都是一個考驗，神就容許這個考驗臨到。

第二個考驗最厲害是國謬妄的靈在教會裡的工作，92 年的時候一個弟兄從國外回來告訴我，在國外現在基督教有兩千四百多派，新產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極端困難異端，現在他們又告訴我有六千多派了。所以使很多弟兄姊妹就失去了向神專一單純的心，但是還有保持的，但是神就允許這些存在，

熬煉試驗他的眾兒女，所以我們是被他放在這個熬煉場裡面，不斷地熬煉，不斷地揀選，不斷地保守。所以今天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在神面前蒙保守，我們的心蒙保守用過保守一切。永遠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將來我們在新耶路撒冷的地位和我們現在在神面前的心關係十分密切。

在這裡蒙揀選的人還要受熬煉，為的是要造就一批合神心意的器皿。器皿有一種是被利用的器皿，只能在某種環境下被神用。還有一種是全天候的，在什麼環境下都可以成為單彰顯神榮耀的器皿，這種器皿的揀選是神讓中國的環境五十年不放鬆要作的主要工作。環境在不斷地改變，但是教會的情況還是緊一緊，松一松的環境。緊一緊又開一個縫。

中國教會將有大復興

熬煉的目的是揀選一批合用的器皿，將來不但要用他們復興中國教會，而且還要將來世界的大復興和中國的大復興緊密相連。

韓國是一個復興，但是我們看到韓國的復興裡面雜質很多，特別是雜質這一方面，原來趙鏞基是很有神恩典的，但是王國顯弟兄稱他為“失去方面的舵手”，失去方面了變成靈恩派，高舉異象，還是人造異象了，高舉方言，不高舉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但是以後看到的情況還是很讓我受安慰，在一個試煉面前很多人倒下去了，在情欲的黃色風暴很多人倒下去了，瑪門的風暴面前很多人倒下去了，在謬論異端的攻擊面前很多人倒下去了。一個人如果重名重利，重錢重情欲，你說不定在哪一方面，一來非倒不行。那些人蒙保守呢？就是蒙神保守一直向神存純一的心的人。經歷熬煉以後，聖靈的能力要把他們穿起來，他們要成為神的見證。就象主耶穌基督說的一樣：“信我的人，從他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將來有一些人要成為活水的管道，但是神無論怎麼用他們，他們永遠的虛心的。神要找一批這機關的人。但願在你們中間能興起神所要熬煉的人。但願在中國大地上有這樣的一批人興起來，為了接傳福音的最的一棒，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傳回到福音衰落的歐洲。金燈檯教會的接力棒。

現在歐洲大禮拜堂裡從的人很少，都是白髮蒼蒼的，但是復興的是華人教會，差不多有八千間禮拜堂。這是不是已經開始倒輪的工作了，也許。

後記：寶座惟獨屬神

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神在中國的手”，我最後的一個題目就是“神在中國的手”，神一定要把他的寶座建立在每一個信徒的心裡。天父是基督的頭，基督是我們個人的頭。一定要在中國落到實處，而不是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我們只不過是和神同工，所以我們要和保羅一樣謙卑，保羅算什麼，亞波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是最低級的奴隸啊，彼得說我是長老，老約翰說我是長老，保羅說“我為神的緣故作你眾人的用人”，他是這麼個態度，這個態度很重要很寶貝的。所以後來我特別注意，無論誰不

要拿個人誇口，“亞波羅是為你們，磯法是為你們，保羅也是為你們的，生為你們，死為你們，現在為你們，將來也是為你們，天上的事也是為你們，一切都是為你們的，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屬神的。”

耶穌基督是神的中心心意，教會是基督的中心心意，神一定要得到他的新婦，就是教會。我們那起初的愛心丟失我們主都難受，你要不悔改的話，燈臺就要挪去。他要的是自己的新婦，他要在每一個信徒的心裡坐寶座，所以成全國度的器皿是新婦，成全新天新地的器皿是新婦，神要做的是這個工作。任何人想借著他在弟兄姊妹心理的權威，在中間插一杆子，而與主平起平坐都不行。

天神要興起的僕人就是單純地高舉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這非常重要，絕不高舉任何別的，更不借的任何場合高舉自己彰顯自己。

願神憐憫我們！